

# 「世界的日本通」王凡生(上)

陳敦正

(本文另有插圖刊六十六頁)

王凡生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，是我國一位知名度極高的國際問題專家，不但在當時國人公認為「中國的日本通」，在國際人士心目中，亦公認為「世界的日本通」，因此蜚聲國內外，無人不知。

王凡生幼年時，家境貧寒，連讀小學四年級的學費，都繳不起；由於勤奮努力，讀書成癖，從陶藝學徒做起，而五渡扶桑，贊畫廟堂，官拜交通部次長、軍委會國際問題研究所中將主任。可惜天不假年，於抗戰勝利後，賈志而歿。其生平奮鬥的歷程，與從事各項工作的成就，都是頂了不起的，值得青年朋友效法。

筆者因與王氏有舊，爰蒐集有關資料，作較有系統的介紹，使讀者有一個輪廓上的印象，從而作深入的研究。然掛一漏萬，在所難免，幸海內外專家學者，有以正之。

## 陶藝學徒發奮自強

王凡生，於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九年（一八九三、光緒十九年）；出生於湖南省醴陵縣北鄉、楓樹橋、七里山、三槐第、王家故居。民國三十

五年（一九四六）五月十七日，亦即抗戰勝利後之第二年，因心臟病突發，在首都南京逝世，享年僅五十四歲。

王原名「大楨」，字凡生，在日本留學期間，筆名為「王曰叟」。長沙起義，焦達峯被害時期，王凡生從事革命策反工作，曾用過「王楚初」的化名，後以字行。「凡生」，乃取「凡其其麥」——生氣蓬勃之意。

王幼年家中很貧困，連高小四年級（今國小六年級）的學費，都無力繳納，乃被迫轉入不收學費的醴陵磁業學堂藝徒班，學習陶畫和陶業化學。畢業後，做了一年半的工，稍稍積蓄了一點工資，始赴長沙，作為投考陸軍小學的旅費。

王凡生出生在一个如此窮困的家庭，而能由陶繪學徒崛起成爲一個「日本通」，馳譽中外，甚至被稱爲「世界的日本通」，是很不簡單的。

王凡生在陸軍小學讀書時，即以「功課好，文史見長」，而獲得校內外師友之庇蔭與引導。因受革命思潮的激盪，而首先加入同盟會在長沙吸收青年的秘密組織「嚶鳴社」，並得與聞湖南

革命先輩的佚聞故事，閱讀有關革命的書籍與文章，耳濡目染，使他對於事業前途的眼光，日趨遠大！

他看到國民黨胚胎時代，與中會創立章程，有一條規定：「講求與中良法，討論當今時事，考究各國政治」。進而領悟孫中山先生在外交上的活動與成就，在辛亥推翻帝制一役，實顯示以外交輔助軍事的偉大成功。

## 國步艱難研究日本

因爲王凡生被稱爲「日本通」，所以我先提一提他何以會對日本問題與國際關係，發生濃厚興趣的原因與背景，然後再及其他。

王凡生在他的「一個平凡黨員的回憶與自我檢討」一本小冊子中，（以下簡稱「回憶錄」）有一段是這樣說的：

「余幼讀先輩劉彥（式甫）初版『中國近世外交史』，（後改稱——『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』——曾函余補充若干條）。對國際外交，極感興趣。在磁業學堂時代，曾受過日人安田乙吉、大元禮吉及一女教員松本某子

之教育，依間留日歸國諸先輩所談明治維新事蹟。對日本問題，引起注意。在「陸小」得讀黃逸憲『日本國志』及『日本源流考』。又以革命先進，多往來日本，中日關係密切，至是，更認識革命成敗與外交運用之重要。立志研究日本及國際關係，以待有用。

王其生自「陸小」畢業後，曾奉派從事「兵運」工作(策反)，及京津一帶調查員(部長為陸小軍醫課長黃石陔)，從事「刺殺袁世凱」活動，均未遂意。因母喪返家，而家貧如故。原擬前往上海，求業師李雨初寬職養家，而旅費無着，適黃克強先生，電召「陸小」同學赴南京，進入伍生隊。因附船前往南京、上海，察看實際情形，擇便而從，一舉兩得。

民國元年(一九一一)二月，王赴長沙「陸小」，該校已改稱「陸軍將校養成所」，得張輝瓚(石侯)之助，得以同行。因王其生短視(近視)，命入南京復成橋軍需學校，校長為張敏忠(字孝仲)，督教甚嚴。是年五月，又隨政府之後，遷入北京煤渣胡同貴胄法政學堂舊址。王個性仁慈少威，本不宜於將兵，至是，更有偃武修文之念。九月，以舊淵源，得文俊勳、漆英兩人之介紹，加入新改組之國民黨。並得時親宋遜初(教仁)之教訓。是年王其生剛滿二十歲而已。

當時，他所尊敬的先輩劉彥，亦在軍需學校教「國際法」，課餘從學外交史。王因乘英、德文，而改習日文。由各種日本教材，而日本譯著，漸次習閱日本原著，為王氏研究日本問題之開

始。

民國三年(一九一四)七月，王其生在軍需學校畢業，分配在北苑陸軍第十師見習。王因在學校成績優異，始終未出前四名，旋被調回校中服務。校內藏有法政學校所遺善本叢書甚富，因得博覽羣書，知識愈豐。

民國四年(一九一五)五月二十五日，袁與日本簽定「中日協定」，提出「二十一條」後，國人無不痛憤。時程潛(頌雲)已在湘組織護國軍，討袁(世凱)驅湯(薊銘)，經婉商校長張敏忠，以父病名義，請假回湘，(因王被密告圖謀刺袁)，被程潛總司令派為中校糧服課長，王習軍需，而服務本行，僅此一次，且為時短暫。

### 東渡日本北去俄邊

民國五年(一九一六)，軍需學校校長張敏忠，極欲造就高等師資，適日本陸軍大學及日本各陸軍專門學校高等科開放，接納中國留學生，王其生被張校長力保，資送日本經理學校高等科深造。是年冬離湘，經北平東渡日本。自蔣百里先生而後，王其生、殷同、汪時瑛、李鐵珊等四人，同為該校第二期中國學員。這是王的一渡扶桑，但抗戰期間，為國效命者，僅剩下王其生一人而已。

王在經理學校深造期間，「大部分精力，集注於研究日本與國際動態。每日閱讀日本各地報紙十一種，政論雜誌，購讀與『回讀』(即三日借讀一種，輪迴替換)並行。功課及參考書，尚居其次。故神經由緊張而呈衰弱之兆。且節衣縮

食，以購圖書及參考資料，雖室人交責，不顧也。」王氏研讀之勤，於此可見。

會日人欲藉參戰借款，及兵器同盟之說，以圖控制中國。王曾假友人查君名義，著論痛闢。時，安徽承要人，赴日密洽，欲對某君加以制裁，以其秘密離去，遂未果。王氏曾賦一絕，以紀其事云：

輕薄東風苦雨時，透春聞有出牆枝；危樓獨倚如秋草，花落花開總未知。

民國七年(一九一八)夏，王在陸軍經理學校畢業。派在日本陸軍被服廠、糧秣廠、千住製呢所，見習三個月。因協約國出兵西伯利亞，王其生乃申請以見習日軍後方勤務為名，冒寒履險，由遼、吉、黑，到達海參崴、伯力、滿洲里、赤塔等地，細察日人用兵動靜進退成敗之道。並將沿途所見，詳加筆記。旋因旅費不繼，乃由赤塔折回滿洲里，因滿洲里為第七師團駐地，且為時已久。因該師團接待人員有：「君在赤塔久，當有特殊心得」。使王頓感「話中有話」，疑將偷查行李，乃將所獲資料，密託一女客，携至奉天(當時稱呼今遼寧瀋陽)，青年會，卒避彼輩翻查箱匣，一無所獲，而王則經上烏金斯克、恰克圖等地，入外蒙以歸。先至奉天，取回所託文件，然後回北平，撰寫報告。並撰「見聞記」一卷。可以看出他此行的收穫及其用心之所在。堪稱機警之旅。

### 二渡扶桑轉赴華府

民國八年(一九一九)，王其生經徵得張敏

忠校長的同意，以原薪送入東京帝國大學經濟學部深造，爲其二渡扶桑。因日制，凡陸大及陸軍專門學校學員班畢業者，依其科別，得入帝國大學研究。如砲兵進造兵科、工兵進土木科、經理進法科或經濟科，乃至海軍進造船科之類皆是。王因在經理學校學員班畢業，符合上述規定，故能順理成章入學。

王因「二十一條」案起，欲以新觀點研究日本。對日本公開刊物，及其正統派的紀錄，均抱持一種懷疑態度，極思從新檢討。他讀過「乙種日露戰」以後，愈覺有此必要。又鑒於民國八年「巴黎和會」的失敗，認爲內政問題關心者多，乃決意堅持所好，努力研究日本，及以日本爲中心的國際關係。

王在帝大研究，不太注重在校功課，多在圖書館研讀，並經常充任各書店的巡閱使。其時日本課程及出版物，多側重「比較研究」，其結論多爲「一切以日本爲最好」。乃產生所謂「落扎學者」，日本其後所出人物，皆一丘之貉，無高瞻遠矚之綜合人才。故軍閥自我陶醉，而釀成日後侵華之大禍。王氏在其「回憶」文中，亦嘗大聲疾呼，吾人亦當引以爲戒，以免故步自封，關門自喜。

翌年，（民國九年——一九二〇）暑假後，留日學生朱某，因債務爽約問題，遭日本警察拘入警署，橫加毆辱，羣相束手，王芃生因知日本法治精神，當時甚爲崇尚，而自已又研究國際關係，懂得外交，未費官方之力，獲得一次國民外交的全面勝利。因事涉曲折瑣細，本文受篇幅限

制，暫且不提。（詳見王芃生「回憶錄」）。

這回，王芃生在帝大研讀，將近兩年，並主持東京留學界學術研究部工作頗久，如「美國議員團」皮爾思一行，考察遠東情形。抵日後，想於赴華前，得知中國留學生對於中、日問題的主張，卽由王主稿，遞一說帖，以爲宣傳。

民國十年（一九二一），美國威爾遜總統發起華盛頓會議，並於八月十日發出請柬，留日學生鑒於「巴黎和會」之痛史，認爲乃唯一翻案之良機。於是，由王芃生草擬一「華盛頓會議之預測與中國應有之準備」（綱目）小冊子，以爲討論對策，考求論據、搜集材料之用。王將此小冊子，送交其恩師胡子靖先生，胡又轉交汪大燮（伯棠）先生閱看。九月，華盛頓會議致送會議日程，十月，北京政府派遣全權代表，十一月十二日華盛頓會議，正式揭幕。適汪伯棠被北政府外交總長顏惠慶（駁人一八七七—一九五〇），邀任代表團高等顧問，汪因閱及王芃生的小冊子，大爲激賞，因薦以自代。

王遂整理必需參考之圖書，並攜帶若干秘密文件，都是王芃生在日本所獲得的有力證件，冀以要求日本，撤退駐軍、警察，禁止兵輪出入內河，以及撤退郵電局所等等，然未被列入公文，正式提出；因此，中國在「華會」之六大要求，皆無結果。是役也，北政府所派之中國全權代表爲施肇基（植之一八七七—一九五八）、顧維鈞（少川）、王寵惠（亮疇一八八一—一九五八）、伍朝樞（梯雲一八八六一—一九三四）。（一說伍未赴任）。

十年之後，民國二十年（一九三一）「九一八」事件發生，顧維鈞（少川）邀約王芃生赴日內瓦工作，始詢及關於淩藤子爵，指斥日本陸軍擾亂滿蒙之秘冊，尙有底本否？（卽携赴「華會」有力證件之一），始被收入說帖，正式提出，以證明柳條溝事件，乃日本一貫的慣技。王曾錄前人詩，以誌其慨云：

十年磨一劍，霜刃未曾嘗；  
今日把似君，誰有不平事。

王芃生在赴華會之時，尙在帝大修業期間，尙有數月未完，指導教授高野岩三郎博士，平日對王功課十分欣賞，且對王亦友愛殊甚，謂撰一論文即可。王的論文題目是「由社會眼、經濟眼，論日本民法」。指摘其不合理之點甚多。

此一時期，王在日本，鑽研日本文化源流，瞭解其政制得失，酷好蒐集日本朝野謀我的確證密謀，不惜重價購買儲存，著有「中日關係之科學研究」、「臺灣交涉眞象秘錄」等書。其瘁心研究者，或爲軍事、或爲外交，並以民族之衛兵與律師自許。

### 參贊魯案三渡扶桑

民國十一年（一九二二）二月六日，華盛頓會議閉幕，王之求學時代，已告結束。

王於會後回國，對就業問題，頗費躊躇。因秉性慈恕，自知非將兵之器，因近視而改習軍需，在帝大研究又偏重軍事外交，對內政問題，多從忽略，對軍需問題，於數字、簿帳、表冊之屬，深感枯燥無味，不發生興趣，因擬寫作教書以

待時。適是年(一九二二)三月，王正廷(儒堂一八二一—一九六一)被北政府派為督辦魯案善後事宜，芃生任魯案督辦公署調查部副部長，行政處副主任，公產及鐵路兩評價委員會委員，青島接收準備委員會委員，細目協定起草委員。旋任接收青島行政及公產兩委員會主任委員。接收後任「殘務整理」委員會主任委員、膠澳督辦公署政務處長，兼法規編查委員會委員長等職。仍以與日人接觸為多。由以上職務，可以想見王氏此一時期，對國是的辛勞贊畫，是何等的重要了。

嗣吳佩孚(子玉)，欲由膠澳籌集鉅款，收買廣州海軍，並月負軍餉七十萬元，王氏出於愛國情操，力勸熊督(炳琦)，去電反對，並由王氏起草電文，竟大觸其怒！而與熊同時辭職，改任山東統計講習所所長，自授「中國歷代統計制度及思想源流」一新科目，王的同學白經天，初以為杜撰，後到所觀察，大為驚嘆，深服王氏之博學，並謂今後應當多多闢祖宗遺產，發揚光大，以免埋沒。

民國十四年(一九二五)四月，張宗昌督魯，魯省地方紳士夏樸齋(繼泉)等，對張宗昌的專橫跋扈，咸表反對，欲利用張懷斌實力，驅逐張宗昌，王芃生因同情魯紳所作所為，亦預其謀。及八里莊事敗，或被拘，或被殺，王芃生乃經青島，微服渡日，幸以身免。是為王之三渡扶桑。王在舟中有句云：

風濤萬丈裝孤舟，舟自悠悠水上浮。  
樓閣到時消海市，煙霞招我住瀛洲。  
回看故國危如髮，轉覺餘生輕似鷗。

偶問同船殊意緒，歸人歡喜去人愁。  
王芃生在日本，又作一年的古語及古文書的研究，以補其以往深研歷史文化的不足。由是，得以窺探日本偽造歷史的秘密。撰著：「日本古史辨證」、「日本古史之偽造及山海經」、「蓋國及倭屬燕之義證」三專著，發前人所未發，給以後研究日本史學者以新的啓示，因此見重於士林。

### 北伐軍與參贊戎機

民國十五年(一九二六)，北伐軍興，王氏應邀返國，參贊戎機，自省仁恕，非將兵之材。但對參謀業務，尙堪一試。

王返國抵滬，知孫傳芳在寧，捕殺革命幹部，乃化裝改名為「太田一貞」，乘日輪南洋丸上駛，過南京口占一絕，以自嘲云：

久別遼東化鶴歸，樓船鐵鎖舊痕稀；  
近鄉不作還鄉夢，誰識王曾老布衣。

王回國後，始任國民革命軍第八軍上校參謀(軍長唐生智)。旋任八軍二師參謀長。隨戰況與部隊之發展，薦升為三十五軍少將參謀長，及江右軍總指揮部參謀長。會寧漢分裂，釋參謀長，被委為中將總參議，兼代安徽民政廳廳長。西征軍入武漢，王等退至木牌時，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公，已回上海，遂應派為總代表，前往請示，任為總部少將參議，是為王芃生追隨蔣公之始。

自是，為國民革命，克盡所能，調停國內軍事，奔走中央與地方之間，未遑寧處。

### 四渡扶桑秘密遊說

民國十七年(一九二八)五月三日，濟南慘案發生，日軍阻擾北伐，王以熟諳日本政情，且曾參贊魯案，獻替亦多。六月，外交部長王正廷，計議與各國進行新約談判，日本對於收回關稅權問題，尤百計妨害。王芃生在危疑震撼之時，奉密令隻身赴日遊說，達成任務，並進而獲得日本承認國民政府。這是王的四渡扶桑。

關於這一次的實際情形，王在「回憶錄」一文，說得最為明白，我想為「存真」起見，特將「原文」摘錄如下，以窺王芃生的外交才能。以下括弧內，係王芃生回憶錄原文：

「例如：當五三慘案之後，廢止中日條約之前，時正與英美開始收回關稅權交涉。日本軍閥，反乘機鼓動輿論，欲於我發出廢約通告時，藉以實力保護既得權為名，派海軍及陸戰隊來華示威。其演變未必即敢發動戰爭，挫我北伐；至少擾我收回稅權交涉，使英美躊躇，而先就商於彼，為當時一大危機！王部長正廷得報，囑我以個人資格，持其介紹私函，對日作非正式之游說與宣傳。冀不累及政府，而止其出兵。此實一大疑難秘密任務。予不携一助手，單騎見回紇，擒賊擒王。先與出兵有關之參謀本部第二部長松井石根中將，海軍軍令部支那班班長津田靜校少將，及陸軍省代表中清一郎局長等，在『錦水』舌戰四小時後，彼等已不敢出兵。當時松井等，開始即以『帝國既定之對華方針，決不因王大楨君一人來此，而有所變

更！至少王君當知道」。『如此游說無用，可派人陪遊三日，走爲上計』。無異見面即下逐客令；予因別開本題，而指出伊藤國策完成之日，即已死滅！現日本國際地位，孤危已極，並不見有一政治家、政論家，慮及此事，擬議新策者，如盲動，自招潰敗，中國仍有死裏逃生把握。由談日本自身問題入手，誘其入彀，卒使之喪失自信，考慮一星期再答復。至是改口稱：『如君所說，知以貴政府立場，非發廢約通知不可，此點今已諒解，但如先即對日本適用臨時辦法四條，則未免使日本太難忍受！仍將以實力擁護既得權，此點盼電貴政府，特別加以慎重考慮』。予當時見已放棄其破壞關稅交涉，甚至演成破壞北伐之武力行動，而僅謀實際上、暫保與英美同樣之待遇，並不再爭辯，而明白承認我廢約通告之必要，在當時已盡其可能之讓步。故未旬日，即已完成主要使命。密電報告王部長，廢約之一大危機，遂告消弭。惟當時田中內閣，予猶恐其信心不定，或藉他故作怪，故再向內閣全員、樞密院、各政黨、元老院，乃至與其皇室東久邇宮親王等，作周密之遊說後，又對東京各大學及著名中學，以及各團體，乃至橫濱、千葉、長野、神戶、大阪、各地方團體等，迭開講演會及辯論會，有把握後，並曾作民政黨選舉之應援演說。暗植推倒田中內閣之勢力，以爲牽制。

### 加冕使節特殊交涉

『當時日本，尙咨承認國民政府，欲藉以獲得若干交換條件，適日皇將行加冕典禮，予商於汪榮寶（衰甫）公使，以國際禮儀與國際政治，固有區別，但既通慶弔之後，究不便再因承認問題，而提出要求，遂共同建議，備禮道賀。日本外務省亦曾以『共同公文』方式，發出請柬。忽東亞局長有田八郎，向汪勸告：『貴國道賀，固屬好意，但敝國尙未承認貴國民政府，此舉大可不必！』汪憤極告余，予曰：『公使地位，不便嚴加斥責，免其惱羞翻臉。但同去，由我發言，必要時，委責於我個人言論，非國家意思可也。』遂往詰責有田。問：『汝爲新外務大臣乎？』曰：『否。』『然則田中兼大臣有公函招請，汝以何資格辭客？』又問：『汝曾越級向內大臣建議，經天皇裁可乎？』曰：『何敢！』曰：『然則汝何能向天皇辭客？』又問：『汝日本國民乎？』曰：『當然。君何必如此咄咄逼人？』曰：『此大事也，汝皇加冕，日本人應惟恐隔鄰四億人道賀，有失顏面，今汝反辭退，是何居心？』我將召集記者，當衆發表，以明是非。『有田惶急賠罪。謂『當時適酒醉』。予曰：『公使代表國家，應向公使賠禮，以後汝不可再飲矣』。遂不敢再有妄言。而承認問題，亦水到渠成矣。其間，森格次官見予一卒子過河，將死老將，屢逼予歸，並弄小策術，或設計由勞工團體，請我講演，擬由杜士互鬪，而以我將演講擾亂秩序爲辭，或命警官

將予在早稻田講演，斷章取義，印成筆記，謂批評日本內政，欲藉詞逐客，均設法擊敗，經據理駁斥，彼遂動員諜員，以身邊危險爲恐嚇。並在南京造謠，或稱我激怒日本，將惹大禍。或謂：冒稱特使，越權言事，甚至謂：予在大有受賄嫌疑（實論戰最激烈之地）。而周龍光爲之內應，無非欲把我氣走，一般人士，本不明予之秘密使命，予遂在內外夾攻中。然予一秉總裁『實行主義，犧牲個人』之誓詞，一切不顧，行所無事，事竣歸國。』

由以上一段自述，可知王其生此行任務的艱鉅、機智和努力，以及他的成就和影響了。日本黑板勝次博士且以王氏此行經過，記於所著『模範世界大事年表』，佔有一目，可見其重視之一斑。王其生對於日本國情，研究透澈、運用巧妙，概可想見。王此行著有『孤軍舌戰三島紀要』，以誌其行。並於歸國舟中，賦『西江月』一首以自慰。詞云：

八面楚歌聲裏，一心趙壁庭前，與身俱碎纔能全！忠難譏疑不免。此日虛傳惹惹，他年話勝魚筌。何求何伎更何怨？自慰良心一點。

自王其生游說日本後，日本朝野，幾無不知有王氏。尤以日本漢學專家，更爭相交結，爲國民外交，植基深厚。王氏此行，自十七年（一九二八）六月，至同年十二月，爲時半年。歸國後，我政府首長，如王部長正廷等，無不深致嘉許，謂對日交涉，王氏盡力爲多。

（未完）